

倾城之恋系列

QILINYE

Qing Cheng Zhi Lian Xi Lie

# 麒麟夜

「生」是本能，「性」  
是更本的本能，他贩卖风月  
如交割股票，可道宁愿喜欢  
买与卖的关系，因为纯粹，  
而了无牵挂。至于「爱情」  
可道从不懂得。

倾城一著

文艺出版社

I247.57  
188

麒麟夜

倾城之恋

QINGCHENGZHILIAN

叶倾城 \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晓媛

封面设计：安璐 张骏

麒麟夜

Qilin Ye

叶倾城 著

---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)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092 1/32 印张 5.625 插页 2 字数 122 千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8 000

---

ISBN 7-5317-1269-5/I·1205 定价：10.00 元

## 一、说什么旧恨新欢

常可道的前半生，结束于十四岁那年的夏天。父亲终于放弃了，默默，以死亡隔绝了所有人关于他绯闻的全部揣测。

那时，他正在迷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夜夜守着电视追剧情，上教堂一般虔诚准时。他的神只在幽蓝荧幕里，快意恩仇，出生入死，阳光下白衣似雪，不染尘。

家里电视很旧了，经常一片沙沙雪花，杂乱落着。他调得一头汗，父亲忽然说：“可道，你去隔壁张伯伯家看《射雕》吧。”

那天没有风，可道记得，空气裹满水意，浮尸般沉重缠绵，摊手摊脚缠着人。紫黑的、猪血色的盛夏夜空，天气预报说，是暴雨将临。

父亲的汗流成河。

忐忑着暑假作业里太多空白的初二男生，一惊，不敢答腔。

隔着饭桌，父亲远远看着他，瘦瘦的、流着汗水的脸迟疑着，仿佛还有很多话要说，却只温和催促：“去吧去吧，要开始了。”他的声音极低极低。

那一刻，可道听见远处有雷。

而雨终不肯下。看完电视出来，夜已深，酷热却如酷刑，丝毫不肯饶过人。可道一路挥汗，奔回家去，急急拍一屋的静，“爸，爸，开门呀，我要上厕所。”

一拍上去，门“嘎——”开了，是他刚刚出门时忘了锁吗？

父亲没有应声。

天墨黑，家里却未着灯，黑洞洞的像一口井，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一般的不合情理，一无声息。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即将发生或者刚刚完结。可道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。

有奇异的气味，来探他的鼻，那是苹果熟透时节，渐渐发酵，将自身酿成酒的味道。

若有若无，中人欲呕。

可道一颗心，扑通扑通，在胸中乱跳。他叫：“爸——爸——”往卫生间冲。鞋声“噼啪”，从四面墙上反弹回来，衬得屋里更是静。仿佛妖魔鬼怪都匿在门后、床下、角落，随时会冉冉升起。那热，炼钢炉似的。

卫生间的门虚掩着。

不明不白地，他停一下，大吸一口气，疾步跨进去，一头撞上——

也许因为气候太热，父亲的身体还是微温的。

突地一阵疾风，从他身畔带过，揩落他满身的汗。只在瞬间，蓄了一天的雨开始落，整齐地唰唰着，如花之坠地。

蓝色闪电，无声掠下。

风来了，雨来了，为什么它们都知道？

——而背景音乐，是高亢激烈的《铁血丹心》，“射雕引

弓，塞外奔驰……”从千家万户传出，汇成天河直冲霄汉，所有的英雄都是不死的。

可道从此不能再爱父亲，因为不原谅父亲的自私，将他孤单单扔在世界上；却也无法相恨，他与他的恨之间，隔了父亲悬在门上，微微摇晃的身体。爱与恨都太复杂，自此，关于身世或者未来，可道都不大提起。

却惯常地，当他在一个个女人之上，抱紧那些或老或少，或欢喜或哭泣，或软香如玉或树皮般粗糙的身体时，依稀听见雨的凉。他仍是十四岁的少年，怀中是父亲，刚刚死去。而死的气息，如苹果酒新酿。

是可道把父亲解下来的。摸索着亮了灯，扶正父亲脚边那把被踢翻的椅子，爬上去。

松弛的、柔软的肌肉，却死沉，可道试探叫：“爸，爸。”轻轻抚触。他指尖所及处，父亲便僵直了，口不能开，头颈不能转动，痉挛握紧的拳再不能打开。

是否父亲的灵魂一直等到这一刻，在儿子的拥抱中，才肯悄然飞去，留下一具已隐隐开始腐败的皮肉？

雨在窗外，无声哭泣。

谁说死亡是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玫瑰与棺木？

父亲脸色绀紫，眼下有泪，鼻中有涕，舌尖吐出，整张脸扭曲成狰狞，每一根线条都记录着一次挣扎。下半身淋漓尿屎，小腿上黯紫的淤斑此起彼伏，仿佛正在承受鞭笞。

父亲颈上的绳印赤红如日蚀。

没有遗书，也许只是他没有找到。

却看见桌上搁了一碗红豆稀饭，这么快地，在难言的酷暑里发酵。胀鼓鼓，发出酸馊气味，生了霉斑，一丛丛灰绿的

毛，恣意柔软地生长。

可道知道，那是父亲在死前，为他煮好的宵夜。

可道突然强烈地感到饿，一筷挑破块霉斑，像打碎一朵柔绿水莲花，那味道冲鼻子，咽下去，便是从口腔到胃，铺了一条发馊作呕的路。

身体本身抗拒这样的食物，却不得不咽下。

如此，便落了泪。

可道看见自己的眼泪，一滴一滴，亮晶晶，掉进红泥塘绿莲花的粥碗里。他一口一口吃着，细细嚼着那酸臭气味。

生命的甘苦滋味，可道尚没有机会领略，却先品尝了，死亡的断裂荒凉。生有何欢，死有何惧？往后这世上，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够吃的了。

捧起来，将碗底都舐干净，才发现，碗下压了纸，烙着圆的一个水渍在上面，暗红豆色，像个大印，将上面的字迹湮得有些模糊。

慎重写着一个远方的地址，那城，离他千里之遥。在最后，微弱迟疑，注明：“……妈妈”，淡得像浮在纸面上的蚁。

可道轻声问：“爸，到底是为什么？”

纵有回答，亦被雨声吞没。

很多事情发生过，关于他，他名字的由来，他的与父亲离婚多年的母亲，他父亲的死，却没有人，告诉他真相。

关于丧事，可道只记得混乱。这里那里，这样那样，他身不由己被推着各处走。还有热，雨后格外猛烈的阳光。火葬场的天上有乌鸦，忽然“嘎”一声大叫飞去。

周遭无数不相干的嘴脸，同声叹息着：“老常是个好人哪，怎么一时想不开呢。”陌生人的手，尽义务般，在他肩上

背上，抚一下，又抚一下。

转身的附耳私语，却像沸腾的水壶盖，“老常那事是真的吗？”“谁？谁看见的？”“有可能啊，他老婆离婚十几年了。”

……

日子太乏味，而死亡与丑闻多么刺激，是生活里的洋葱，一层层剥着，辣辣地在舌头上滚动，他们眼中跳着悦乐的、近乎是泪的光。

多么想，跳起来，“不许这样说我爸爸。”可道却只紧紧咬着唇。这世界于他，从此全是陌生人了。

而是否有一种人生，有如第一笔就起错了的画，只好一路地潦草下去？

父亲在本地无亲无眷。独居日子，可道如常衣食，晨起来好窗帘，夜来点一盘蚊香。少了父亲的叮嘱，他心里便生出另一个可道，时时唤着自己的名：可道，该吃饭了；可道，该洗澡了；可道，暑假作业做完了么？

开学后但背着书包去上学。

每夜在父亲的大床上，沉沉睡去。睡前把闹钟搁在枕边，拨好时间。非常老，也许与父亲年纪相近的闹钟，沉重的铜质，是一只半尺高的猫头鹰，很神气，金棕羽毛，颜色微褪，博士一样目光炯炯，左边的翅膀，却温柔地抱着一个蓝茶杯。

每天七时，便大声叫起：“不苦老，不苦老……”不止不休，像个严厉的舍监。

他不要起床啊。他要等父亲来拍他，“小可起来了，猫头鹰在叫呢。”他迷迷糊糊，“天还没亮呢。”过几分钟父亲又过



来，“小可，太阳晒屁股了。”他把头往被子里头藏，“就叫它晒呗。”

父亲便微笑，吟道：“女曰鸡鸣，士曰昧旦。”……陡然惊醒。一睁眼，可道只面对一屋的空芜。

却听见坠落声，原来是窗台上父亲种的大丽花，无人料理，便静静落了，一地碎红。久了，自会化为尘埃。

母亲一直没有回信。有段日子，可道以为自己会这样空坐一生，沉寂到死。只有猫头鹰陪着他，叫着“不苦老，不苦老”，惟一的、父亲一般的声音。

或许为了这个，见到母亲的时候，已经不知该说什么了。

是个深夜，“叮叮”有人敲门，可道睡眼惺忪起来，赤足踩过冷冽的水泥地。一开门，只觉得是自己成长之后的、女性的、长发如青草茂密柔软的自己。母亲的白裙，散发着百合花的清芬。

母亲亦“呀”地一声：“你……长这么大了，你跟他……”便掩了口。

两相初见，一般震动。

妈妈？——可道噤声良久，喊不出口。灯光白刺狠似满室尖刺，扎痛了他的眼睛，可道只想落泪。

而母亲手微抬，仿佛想摸他的头，但他已跟她差不多高；又仿佛是想抱他，但抱在怀里的，将是完全陌生的少年。

尴尬如是，踟蹰难定如是，到底母亲还是放下了手。

血缘深如海，时间的分分秒秒便是填海精卫；而这一瞬便像“扑通”一声，最后一粒石子坠落，沧海已变桑田。

他与母亲，自此荒凉无爱。母亲原来是这样一个干练女子。第二天可道上课回来，便见门户大开，收买旧货的人搬进搬出，母亲从旁监督，一边逐件讨价还价，看到可道，她只抬一下头，“你东西我收拾好了，你再看一下。晚上九点的火车。”

有人捧着大堆物品出来，随手往车上一搁，可道一眼看见他的猫头鹰，在杂物间摇摇欲坠。

是拿去卖给别人？还是熔掉？猫头鹰的大眼睛，它肚里的齿轮零件，被他抚得棕亮的羽毛，它再叫“不苦老”的时候……可道很想说：“妈妈，把猫头鹰留下来好吗？”

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喊她妈妈。

第一天在继父家，他叫继父：“丁伯伯。”继父立即纠正他：“叫我丁教授。”

又叫继父的儿子：“哥哥。”儿子的反应与父亲一样迅捷，“我叫丁农。”何其阴冷眼光，在镜片后滴溜溜，小钢珠似转着。

又生着一脸密密麻麻粉刺，像地雷阵。

可道想：是否该喊自己的母亲——“丁师母”或者“丁夫人”？

家里遂很安静，继父回到书桌前看书写字，丁农陷进沙发里，旁若无人，翻一本汽车杂志。母亲只绞着手，绞着绞着，手都搓红。

可道觉得自己太庞大，无处不在，妨碍每一个人的视线。如果他坐着，就应该站起来；如果他站着，走开会更好；闪着暗光的大理石地板上，可道踉踉跄跄，无处可去。

简单中饭后，可道起身，捧着油腻碗碟，进了厨房。摸摸弄弄，找出抹布、洗洁精，“哗哗”开了水龙头。

厨房窗上密密有铁栅，像囚室。窗外，酢浆草一丘一丘浓绿着，红花开成仰面的笑，在阳光里；而阳光照不到的地方，红花闭着眼睫，有露，是花的眼泪，挂着。

秋日静好，可道只在一间昏暗厨房里。隔一歇儿母亲进来，向着空气丢一句：“多冲一会儿，洗洁精对人有害的。”语法上说，这是无主句。

像爬山虎在砖缝里觅到一掬土，可道在人际的铜墙铁壁里，寻到空隙，立下脚来。

从那天起，学会沉默。

沉默是一堵墙，在墙里，他觉得安全，也自由。可道也没想过，青春会和拖把、扫帚、污垢的洗碗水有关，恒久阴湿、潮冷、不动声色地挫磨人。

自始至终，他不曾抱怨哭泣。任命运之手推来搡去，是茫茫沙海里的跋涉者，一言不发地前行。心事却如癌细胞，在体内滋生扩散，并且越来越庞大。

那沉默，是有毒的。

四年后，他考上大学，离开继父的家，走的时候，砍了丁农一刀。

人生种种，原不是他可以做得主的。

好像当年母亲的变节。

父亲只字不提，可道便全然不晓，来了之后，侦知继父生平编年，才能够推算，那是继父下放之后的事。

七零八落地知道。

大约那时继父在工厂里，烟熏火燎的炉前工，镇日里两

鬓苍苍十指黑。妻子下堂求去，丢他孤零零带个孩子。运退黄金似土，然而到那田地，他周身仍释着书香子弟的矜贵，是他的光环，并且因为这份气息，吸引了母亲。

落魄之人，对感情格外着紧，为着怕受伤，他一味拒绝，然后道：除非你离婚。

一意孤行，母亲为他抛夫别子。

——那决绝，是否如母亲卖尽家中杂物？

不日，国泰民安，继父考取研究生，偕母亲远去。

当初……也算是佳话一段吧。

渐渐便忘了当初，无论是爱情，还是寂寞。此刻继父是社会学家——“赫赫有名”、“不世出”，继父并不收存这些称溢文字，蔑道：“他们懂什么！”

像他时常皱着眉吼母亲：“你懂什么！”

母亲所懂得的，无非是自己的心，如桃花，盛放于春夜黑暗中。但那已离她十分遥远，她一张惶，便老了，落尽繁花。她只是秃树，枯干的枝。

继父提刀自立、踌躇满志之际，有时不免错觉，是被她诓了一场。

现在又弄了个孩子来。

而可道是一生不能湮没的证据，提醒他，年少时、跟有夫之妇睡过觉的、他现在的妻，是离婚再嫁的。

还呼吁什么传统文化、道德重建。

被忘了的噩梦，现在借尸还魂，来骚扰他。

继父与可道不曾说过二十句以上的话。他在家最多话时就是打电话，慷慨激昂，针砭时弊，口头禅是：“给弱势群体以文化关怀。”

他未必是个坏人，只是他的热度，全给了全天下三分之二正在受苦受难的弱势群体，虽然他不认得他们，也不想。

看到可道，只像牙齿缝里一线青绿菜叶，取它不掉，不痛不痒，却十分有碍观瞻，一种无可奈何的存在。

天气凉了，日子冷寂难捱，可道于无声处用着暗力。

迟迟才办妥转学。新教室明窗明几，桌椅罗列，八横排，八纵排，可道的学号却是六十五。谁从音乐教室拖一把半圈椅来，窄窄桌面只放得一书一笔，书包搁地下。

扶手当腰一拦，像电椅，困了一头哑口无言的兽。

他紧紧抵住身后的黑板，一无退路。

两个星期后，期中考试分数一出，全校轰动，人人都在问那个陌生名字：常可道，是谁？怎么可能，六门课门门第一，总分高出第二名四十分？

倚天已出，谁与争锋？

而可道只静静走过校园，桂花正盛开，急雨似簌簌落他一身，弹着暗香，他偶一拂衣，香流满路。

像他身后留下的无数传奇。

其实是再自然没有的事，对他。

父亲一生，只打过他一巴掌。他还没来得及痛，父亲已惊悸缩手，眼中泪光一现。

那是小学三年级，他有生以来惟一一次第二名。

打过他，又骑车带他去公园。深秋黄叶遍地，父亲在大风里努力地蹬着上坡，喘一口气，说：“你要用功，你一定要考上大学。”声音被风刮得破碎，陡起陡落，然后重重摔下，“最好的，最好的大学。”

他哽着咽着“嗯”一声。看着父亲的后脑，黑草丛里生了银色的芒。

再过几岁方知，那是白发。

只此一言，可道已决定终生不悔。

而父亲何以有此期许，他不能想，想多了，五内俱痛。

迎面凸跳出一双冷眼，像脏水凝成的冰，在清冷秋色里，浑浊不堪。满脸粉刺红污，是内里一腔恶火。

捉摸不定，盯他一会儿，丁农小老鼠似缩回去。

他始终是只老鼠，才会藏在房里，在暗中长久等待，从门缝里窥伺，耐心残忍，然后在可道推门而入的刹那，跳将出来。

可道痛得跪跌在地，眼冒金星。

他的另一个可道问他：“要不要还手？”

他以沉默作答。

任丁农一拳一拳打着他的脸，一脚一脚踢着他的腰肋，一口一口唾沫吐在他全身。拳拳到肉，却没有电影里砰嘭巨响，闷声隐在夜色里，像被海棉吸干。

可道，不反抗，不躲闪，不叫痛，护着头，护着要害，尽力蜷成最小，默默忍耐。暴力一定非常愉快。丁农一头大汗，“咻咻”喘气，双眼午夜人狼一般放着光，粉刺涨得通红，像熟透的烂桃。

隐有人声，丁农立刻停住，溜回床上。

很久，可道才勉强爬起来。月在窗外，一张惨白的大脸，哭过了，沾着黑的泪痕。

一跛一跛去卫生间，洗净脸上的血，借着月光撩衣检视。

淤血深青而紫，像陶器，青釉里泛着丝丝血红的纹。伤痕累累，他青春的身体却一径铜骨冰肌，沉美非常。

看着自己，像看另一个人，陌生而亲昵。一旦相逢，两情相悦。藉着这样疼痛的方式，可道初识了自己的肉身。

微跛着上学，微跛着放学，上下台阶时，扶着墙。在厨厕间跛行，缓缓地，不时翘起一下，坐下时咬紧牙。

全家人都视若无睹，仿佛他是如此无色无味，甚至无光无影。母亲甚至更加姿态严厉，为细故叱责他，声音提得很高，用词也重。

像西施提着兰花指上阵，把燕啼莺啭变成河东狮吼，骂得再狠些，剖出一颗心来报效丁家，也没人当她是自己人。

而冬日苦短，刹时已是黑夜，屋里光景沉重，如一场黑白电影。可笑母亲不过是片中一个大配角，披着戏装不肯下台，但她的戏份，早完了。

母亲的日子，其实比她自己所肯承认的，差许许多多。

一夜有雨，他在厨房晕黄灯下看书。雨声零落，时断时续，像断了的旧情，偶尔记起。冷得很，他裹了毯子在膝上。

忽然背后有响动。是母亲，约略是起夜经过，在门边停了一停。母亲的脸色，浮在客厅的幽暗里，荏弱美丽，是桃花逐流水。桃花自有意，流水却无情，渐渐萎去。

可道只淡漠回身，接着看书。

分明阒然无声，他却仿佛听见脚步声，一步一步，静匀而肯定，走到他身边。

像父亲一样，叫他：“小可。”而他应：“妈妈。”

暗里有风，灯摇曳起来，光的小小国度里他们相依相偎，温存而宁静，像一碗热热的姜汤，活血。

## 麒麟夜

一定应该有过这样一个冬夜，微雨而阴湿，母与子，因冷而互暖，因孤独而互通爱意，因命运的不可选择而拥抱。

——身边的脚步早已走远。其实从不曾发生，所谓希望，仅仅是他的幻觉。

快黎明时，下起雪，纸屑般扬了一天，冷冷，淹没这城市。

这是他生命中最冷的一个冬天，雨与雪，与冰冷疼痛，与青紫结痂的伤口；却又那么长，很久很久，没有太阳，寒气蔓延如毒藤。

习惯了，可道只抱衣瑟瑟。一双眼睛，比黑更黑，比漠然更漠然。

却一径长高，长大。身体湛湛流光，与灵魂合一。时常不言不动，青铜麒麟一般的美而沉静，令人惊异。

日日难过，还得日日过下去。忽然满耳蝉声响亮，湖中荷叶田田，厨房窗外的酢浆草，天真地开了一地小红花。已经是十八岁的盛夏，这样一个光彩流离的午后。

他从学校，拿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回来。

他在心里说：“爸，爸，你看见了吗？”紧紧抱一下自己，模拟父亲的肩膀。在烈日下洒着金色的汗，代替他的泪，他镶金嵌银的喜悦。“我坚持下来了。我熬到头了。我要上大学了。”一举一动都在呼喊。

那时只以为是取经路上第一百零八关，当继父沉下脸去，质问自己的儿子：“你呢？你怎么考得这么差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”

落榜固然前途攸关，但丁某人的儿子，居然考不上大



学，那可耻，是一生一世的。

怒道：“你看人家！”

一场含糊暧昧的战役，与另一个人的另一个家。他一直赢，是女人，是学历，是地位，是权势，甚至——是寿命。

本已稳操胜券的人生，却陡现败象。继父几乎是气急败坏的。

第一次，把修身齐家治天下的大道理搬出来在家里一—数说，又拉扯出玩游戏机、交女朋友、对他的客人没礼貌、懒……

总是回到：“你看人家！”

一遍遍宣泄愤怒，一腔读书人的义正辞严直冲云霄。

丁农维持个旁听一般无辜的姿态，偶尔，尖锐地看一眼可道，破冰锥一样的杀伤力，凛凛寒光。

母亲赶紧对可道说：“你去买……一瓶酱油吧。”匆匆塞他一百块钱，推他出门。

还是很高兴，明晃晃太阳下，柏油路一片光，连影子也没有，如水银泻地。阳光迸裂成寸段，噼啪燃烧，可道觉得自己像要飞起来。

活着终究是好的，冬夜已尽，生命有所希望，可以看到明天。他想在仲夏夜里，睡在蔷薇花架的芳香下，做一个繁星满天的梦……

“咚”一声，身后有人炮弹一样撞过来。

他踉跄跌撞，丁农已经一把揪住他，低声：“钱拿出来。”迫得那么近，他的粉刺，流脓带血，红彤彤一大片，连脸在哪儿都看不清。

却这样恨，连粉刺上的一粒粒黑头，也是一颗颗瞪视眼